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大行臺旅社

廳堂寬敞　承接喜慶

房間改良　空氣清潔　電梯代步　自由上下　夥友招待　格外殷勤　茶役侍候　應酬周到　中西大菜　隨客便點　車站輪埠　均派夥友　招接旅客　照料行旅　光顧諸君　無不適意

春遊

請備冠生園新食品

[illegible]

總發行所　冠生園　[illegible]啓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illegible]

功效

[illegible]

發行所　[illegible]

寄售處　[illegible]

德醫 印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獨一　不用刀針

[illegible]

介紹人　張[illegible]　同啟

冬令服的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鰾膠

[illegible]

（價目）[illegible]

（購法）[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滿庭坊　正威藥房

注意　此膠現因天暖不能久貯業已停售俟秋後霜降再定發行服者諒之

兆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臀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神效白濁丸

此丸專治五淋白濁尿管刺痛初起點滴遂至旺流若不早爲醫治後患難言或日久流濁不止變爲體虛白濁身瘦骨枯竟成虛癆重症本醫生有鑒於斯秘製立止白濁丸藥性和平妥當此丸服下利小便立刻止痛止濁限三天痊[illegible]

[illegible]

德法藥房　程鳳生　醫生秘製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illegible]

上海寶善街正威藥房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七十千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一元八角中縫全部及新聞中縫登照算封面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金馬牌香烟

請吸高等國貨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来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招登廣告

[illegible]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　上間十二時至一時半　夜間六時至十時

學費極廉　往教面議

由京來申

推拿專家米劍華

專治筋骨等症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顯玫山路居安里弄內七號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善街五馬路口貴興里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識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樓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十年癩頭十日愈

一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胡開文筆莊　屯鎮

普救臌脹　患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illegible]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計分兩種

婦女生髮水

[illegible]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有而無 （丹翁）

天下的好事體、好物事、都是有的好、果然說有了、就要實實在在的有才好、有一點、沒一點、說他沒有、他不服、說他全有、他自己能相信嗎、人家說、最近的李道士的字、看起來通體是點子、不過是有點而無畫了、現在章太炎的文章、那一個字不古雅、不過看起來、滿紙倒全是古雅的字了、他是我們一個朋友最崇拜的人、我敢說別的嗎、從前做太監的人、看他何嘗不像個男子、可是他已經沒有點子了、上海的交易所、原要想人來投機的、竟沒有投機的人、財政總長會沒有錢、各省軍閥的麾下、沒有能打土匪的兵、這種有而無、已覺得可怪了、一個堂堂我們中國的大總統、連將內閣總理免職的權柄都沒有、又何怪退位的皇帝、沒有洋鈿辦喜事呢、言論機關、是議員給我們報界撐門面的、議員說的話、我們報界發的甚麼議論、我在報界的人、我只能說他設上個有罷了、在下做了一個滑稽的營業、叫我當當的讓列位高興開心、我倒像紀曉嵐對太監說的一個笑話、但說出有一個人、太監再問他底下怎樣、他便答道沒有了、我也只好叫列位還說我是有、總算帮帮場面了、哈哈、

◻林琴南之流水桃花觀 （英妙）

林琴南近來做了一篇小說、他是反對女子參政權的、他裏面有幾句話、他說『果使女權能昌、居然參與議員之席、當辯論沉酣之時、天台之流水桃花、忽逐人而至、則猩紅殷於座上矣、又將如何』云云、林先生可也算想得周到了、但是我想照林先生這樣說法、我們做女子的、只好永遠在自己屋子裏、等那流水桃花、逐人而至、倘然赴宴會、流水桃花、忽逐人而至、又將如何辦法、再如出游旅行、流水桃花、忽逐人而至、又將如何辦法、我再要問問林先生、林先生譯外國小說很多、外國女子、也有流水桃花沒有、外國女子、當流水桃花、逐人而至時、不知如何辦法、外國女子、當開跳舞會、當跳舞時、流水桃花、忽逐人而至、倒沒有聽得落紅滿地、這是怎麼辦法、想林先生必能教我們一個辦法、

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出品 ◻平田翠香氏◻安後

◻鮮嘲 （林屋）

余以馬伶連良、限於天賦、調苦不高、充其能事、不過中品、向習楊美失當者、或未免簡乎論託之弘、小隱笑余、向者亦[illegible]、[illegible]已、斯病也、

可驚羡、反累高明、余之自論者、僅一詩一評、略言其解文字、能小詞、能度婉靜、聲韻清圓而已、小隱則許其有衣缽爲陳德霖三傳弟子、花旦劇可出自牡丹亭、此論實非請託者意料所及、今小隱反以笑我何也、因論連良、旁及局外、至譏余嘗事袁氏、袁氏嘗爲寶嬴、故吏至今滿天下、不圖余也、今所論非帝制之爭、幸勿以洪憲餘孽目我焉、

余實中之、見笑高明、敢復自飾、從事有未可一概言者、自古論人、皆有所借、逢人說項、不惜齒牙、雖津津乃若病耳、而余伶之不爲非也、推擬議以倫以時伶飾花旦者、多失過當、余伶有覗覦女兒之態、歸自通州、蔑又加進、適值壽賑、紹介登台、重劇家之往觀者不少、余未嘗以一言請託、獨以習於小隱、私有細求、謂是子蔑如可稱、頗借鼎言、若其不可、請置勿論、不

◻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出品
◻李毅士氏◻獻壽圖

◻余叔岩之盜竊處聲 （小隱自北京寄）

譚氏云亡、論者謂余叔岩爲能得其流風餘韻、前年叔岩至滬、曾觀其瓊林宴、南天門、珠簾寨、不但非譚、直截不見佳妙、曾爲評語略致諷詞、叢來京師、渴觀數次、疵病百出、所謂愈看愈壞也、叔岩出台、不論何戲、均昂首蹙眉、有一種劍拔弩張之概、而大蹈其步、殊形囂張、亦欠雍容之度、噪音之壞、限於天賦、尚可原諒、而於調聲譜、亦復似是而非、所謂差之毫釐、差以千里也、昨晤票界泰斗某君、及伶界名宿某君、談及叔岩之狀元譜、打姪時執板手反、彼等今尙[illegible]其妙、又[illegible]叫板牽馬二字[illegible]、[illegible]慶頂珠[illegible]、亦加疊詞、叔岩近日從朱素雲學取南郡、此戲自王楞仙死後、譚氏即不復唱、只在清廷演過一二次、以素雲承之周瑜、僅屬勉強充數、自顧且有未逮、更何暇而能竊他人之奧妙、叔岩從而求學、未免近乎問道於盲、此取南郡學成、視者不察、亦將以譚派許之、豈非重誣譚氏乎、蓋今之顧曲家、曾觀譚氏取南郡者、更占少數、自易爲其所欺、可見叔岩雖負一時之名、亦純屬於盜竊處聲也、

北游小記

◻五◻ （小隱自北京寄）

綠香閣叢[illegible]、有[illegible]集、[illegible]出色人者、[illegible]堂、聲音洪亮、膛音甚佳、學金秀山、能得其神[illegible]沉着、實在裘桂仙之上、求之今日梨園中、竟不可得、聞其人

亦曾角技、竟不得志、豈亦關乎氣運耶、二三十年前大名鼎鼎之陳子芳、有時亦去坐唱、以子芳之資望、而至茶樓唱坐腔、未免太失身分、說者謂茶樓容其來唱、彼且求之不得、蓋年老藝差、到處爲人拒絕、技藝雖大退化、而戲癮則愈老彌甚也、楊小朵之子、有時亦在是處清唱、近來嗓音已出、但尙不甚宏亮耳、然學譚頗有是處、以較余叔岩、未遑多讓、叔岩曾學於賈友樊棣生、小小朵現時亦從樊學戲、予問小朵、何時令其出台、小朵則謂尙擬修養一兩年、余曰、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小朵遜謝不已、第一樓暢懷春票唱、近復開排、第一日上座極盛、有一年逾花甲之老翁花君、唱捉放、直已不成聲調、來伴琴君、年亦將近花甲、唱青衣、嗓音頹十餘齡之女子、其圓潤處、究尙不及陳德霖、學時小福、略有似處、然戲癮亦大、非頂戲不能充量也、小小朵現星期、或去一唱、此外老生、則厲馬振卿矣、馬爲貴俊卿之弟子、中途輟學、遂致無成、嗓音略似雲遮月、發聲甚小、不彀登台資格、偶有一二句、頗具譚之神韻、一時有馬叫天之號、然以通盤而論、則瑕多瑜少、蓋工力太弱、只能小品、不勝巨幅耳、馬叫天嗜鴉片、與譚叫天相若、而[illegible]、弗若遠甚、聞至無錢吸烟時、即打嗎啡針、以故體無完膚、每唱一戲、只博銅圓六十枚、亦殊可憐耳、暢懷春本約有去歲[illegible]、在天蟾舞台登台三日之票友恩守芝者、適患背疽、醫藥罔效、延至前日、竟至不起、聞其臨死、尙唱雪杯緣一段、真所謂絕調也、恩君旣死、則在滬票友、又弱一個矣、惜哉、

◻都門客思錄 （十九） （馮二先生）

除斌慶社富連成而外、其餘皆演輟無常、又有海報雖出、而臨時回戲者、（臨時停演謂之回戲）故往往有乘興而往、廢然而返者、此實滬地所無之現象也、

趕看堂會戲、實爲北京一般戲迷之唯一過癮法門、從前北京堂會、除皇族而外、雖尙侍軍機、未必每家年年能有、近時則總次長以至較闊之司長科長、每逢壽辰、或嫁娶等、無不演戲者、故堂會乃至多、而一般戲迷、只須人頭熟、交際廣、便不難四處奔波、以償其看好戲之目的也、

北京之捧角家、不但文字鼓吹、大聲叫好而已、更必多方介紹、使其能常應堂會之召、蓋北京伶人、以堂會收入爲生活唯一大宗、出演於戲館、不過藉以亮亮招牌而已、

天橋有以蘆蓆木板搭造之戲園二、男女伶人都有、蓋專爲下等社會之行樂而設者、余却未嘗一觀、然就余所見於天橋各落子館之景象、而推度之、則其叫囂汚穢、不難想像得之矣、

◻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出品
◻吳頴圻堂氏◻聖地之鏡

上品 大前門香烟 上品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晶報圖書館謹謝◻
大東書局 ◻星期（第五期）
中華圖書館 ◻禮拜六（第一五五期）

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出品
◻東芳月氏◻待戰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誦秋） ◻七四◻

第三回 閑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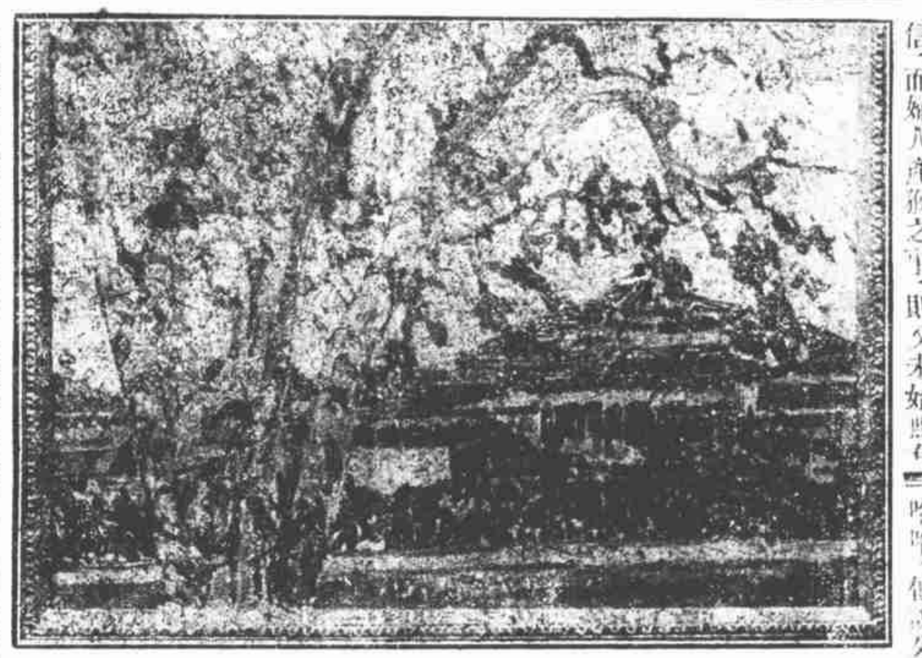
露蘭見他這般樣兒、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只得走近那所酒館、揀了一所幽僻房間、三個人坐下來、好運譚樓帷、堂倌見有客到、忙不迭遞上菜單來、朱成謙餓虎似的、也不暇同人客氣、早就狂喚大嚼、揀了[illegible]一儘、你要想他這樣子、離一離他這身手、怕是費我[illegible]之力、[illegible]有露蘭此時滿腹心事、雖有海錯山珍、也不能下咽、轉[illegible]俞子琴商議、這件事究竟怎生辦法才好、俞子琴笑道、[illegible]倒有個主意在此、只是要緊我們這位朱先生、不知他可肯不肯、……朱成謙此時嚥完了一條[illegible]的海參、向嘴裏塞進、猛不妨噎得[illegible]、起了幾個流暢大道、只聽見噗噎一聲、把那海參從嘴裏又頂出來、不偏不斜、正中在露蘭酒杯當中、露蘭下死勁對他瞅了一眼、朱成謙怪沒好意思、忙用手在酒杯子裏撈了撈、撈着又吃、揩抹笑道、哎喲、這點點過犯、你就饒不過我、我還替你出力哩、俞大哥你有什麼分付、儘管分付我罷、俞子琴笑道、我們適才計議的、這時只愁那廝不肯出來、必得要借重朱先生、……他這句話未完、朱成謙忙道、他出來怎樣、不出來怎樣、老實說、你們若是叫我開那牢什子手槍、我死也不敢承認、你們不知道我膽子最小、新年初一、別人家放個小爆仗、我也得將這兩個耳朵、捏得緊緊得哩、……子琴正色說道、你休得瞎扯瞎八、放手槍是一件事、引那廝出來又是一件事、停會子下樓、先由你裝做一個客人、去訪瑪麗、門房裏的家人、見了你當然進去通報、萬一那廝出來會客、這當兒便成功了、……說着又向露蘭笑道、你悄悄掩進去、在電燈底下、認準那廝的腦袋、或是胸脯、使乒乒給他切槍、……朱成謙聽到這裏、不由哈哈大笑說道、這個極其容易、不費我吹灰之力、但是一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請你們老實再添幾色菜來、讓我朱先生吃個暢快、包管你大搖大擺、走到門房裏、裝得活像、……露蘭聽了十分歡喜、忙說這個容易、他說了這話、使又催着堂倌去添酒添菜、

◻猴祟 （三） （耀鋐）

諸氏堅瓠集、宋陵子元聲舊說、謂宋代鄞人王某、以販馬爲業、畜一猴、極愛之、夏日、王婦醉寢、猴忽登牀、與之合、婦覺而大恚、遂殺猴、然自是有娠、生二子應麟應龍、厥狀皆與猴肖云云、說甚奇駭、按應麟字伯厚、卽以着困學紀聞、得名於世者、其父名撝、登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家世仕宦、安得有販馬事、伯厚弟名應鳳、非應龍、少伯厚八歲、雖其[illegible]與伯厚同日、而實非與學生者、陵氏之言、誣衊前賢已甚、舉此兩端證之、宜不攻而自破矣、顧是說雖不足信、而婦人產猴之事、則又未始無有、數年前、遼東某報言、長春城外張家堡、有居民王姓者、畜一雄猴、性極馴、且善舞、王夫婦皆甚愛之、日飼以美食無間、已而王死、婦遂孀居、而愛其猴適篤、甚至與同寢處、不以爲怪、閱數月、婦竟有娠、及誕妊畸、則居然猴也、聞者皆爲詫訝。謂實自有人類以來所未嘗有之奇事云

◻上海人來函 上期本報所登西湖人『胡說西湖』一稿、批駁申報自由談中朱天石的西湖一句、很爲有趣、不過這位先生也有一句話說錯了啊、就是『難道還到上海黃浦灘、挑自來水吃不成』這一句、令人見了殊堪發噱、上海黃浦灘、人人知道是長江流域、自來水、是由黃浦灘裝設水管、而流通於陸地、居民吃用、乃是由水管的龍頭而扭出的、從沒有聽見過是挑自來水吃用的、想來這位西湖人、定非居住在上海、倘然是老上海、斷乎不會說出這句費解的話來、哈哈、他說朱天石沒有到過西湖、混充內行、我恐怕這位西湖人、也未到過上海哩、（西湖人）

按、那[illegible]稿子、是從西湖寄來的、西湖人是誰、西湖人到過上海沒有、他見過自來水沒有、記者無從詢問、無可代答、只好作爲一個懸案、可是據記者看起來、西湖人原稿上『難道』『還到』『不成』這些字樣、恐怕他正是表明事實上的滑稽意味呢、質之見過自來水的（上海人）以爲何如、（記者）



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出品 ◻劉海粟氏油畫◻北京午門

編輯紀略 （大雄） ◻九◻

◻或問、兒女英雄傳慶頂珠諸役、小隱以外諸子之持論如何、予曰、海鳴凌霄丹翁諸數人、以奇兵出入其間、姑弗具論、若夫少卿疑始申申游天諸氏、長篇累牘、苦心辨正舊規、似亦未免虛費筆墨、其於劇界、亦等於對牛彈琴耳、惟茲所論者、以本報所載爲限、故僅及一方之從軍記者、不能兼及他方之戰事、此公例、亦實情也、

◻慶頂珠一役中、予有歉然於懷之事二、其一、少卿自徐州致予一書、內敍海鳴評小隱打漁殺家之文、予以爲持論過激、且未得海鳴同意、不便披露、故以還諸少卿、未幾、他報刊登此作、遂至惹出小隱『談慶頂珠不向少卿說話』『談慶頂珠向海鳴說話』諸妙文、海鳴見之、亦有『我却要向蘇少卿說話』之作、而一場極大之戰禍、於是乎起、假使予欲挑釁、以海鳴之文付槧者、則小隱海鳴少卿三人、在本報一戰之後、或卽可以調停息事、又何致釀成戰禍、若是其劇耶、其二、少卿以予過事和平、未刊其初稿、意乃怫然、竟筆投稿於他報、予固已[illegible]數人矣、游天者說、爲滬上評劇大家、予素傾服、乃亦以一怒之故、轉爲他報撰稿、致閱吾報者、於數閱月中、未見諸君之筆墨、亦予所重爲滋戚者也、

◻予今將記他事矣、頗覺有不得不聲明者、予前稿中、有對牛彈琴一語、申申游天兩先生、先後來書、質問牛字何屬、予憶幼時、聞人之侮其師者曰、先生之踢飛腿者也、生、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則凡可尊稱爲先生者、皆從而牛之、庸何傷、雖然、此戲言耳、實則予之所謂牛者、與先生兩字、初不生當未之關係、蓋予文固明明曰、『芙蓉草王又宸諸伶、皆劇界之庸庸者耳、何足與言舊規』、是則就伶言伶、初未涉及評劇家一字、而兩先生又何怒焉、況此兩役者、皆爲爭舊規而起、小隱與諸評劇家、持論雖異、而其斷斷於舊規也則同、故如兩先生者、自不在『何足與言舊規』之列、而又何牛之有焉、抑予更有辭曰、小隱與諸先生、皆評劇而非彈琴者、琴非真琴、卽牛非真牛、牛之牛、又惡知其所屬、亦以付諸莫知誰何之數而已矣、一笑、

滑稽小說 一年有半 （第二編）（天笑戲述） ◻十◻

且說伯壽在外面吃過夜飯、談談說說、已經有十點多鐘了、他想着本和叔衡約定、十點鐘回到旅館裏的、現在不知他還在那裏不在、他又想明天下半天、再到[illegible]來、大概是準看夫人出去了、[illegible]到老太太那裏辭別一聲、帶着約定他夫人、同日[illegible]、到了[illegible]、[illegible]太太說、姑[illegible]何不[illegible]在[illegible]裏住、可以住在[illegible]、[illegible]方便、伯壽道、因爲此次同來、有一位表兄張叔衡作伴、[illegible]他一人在[illegible]、[illegible]明天下半天還有些[illegible]、下午來[illegible]、[illegible]買[illegible]西瑪、[illegible]、[illegible]褪子、我[illegible]、騎絨[illegible]子不是你自己已帶[illegible]、天兩[illegible]鐘來、[illegible]、[illegible]在這兒能、我[illegible]時、可以[illegible]去、一[illegible]茶房、[illegible]使[illegible]別去、[illegible]早已出去、[illegible]、[illegible]是張先生在八點[illegible]的時候、已[illegible]出去了、伯[illegible]、[illegible]又何[illegible]急[illegible]回來[illegible]然忽見[illegible]上一個字條[illegible]、是[illegible]的[illegible]、上寫道『我因一人無聊、在[illegible]、小[illegible]弟[illegible]、[illegible]來此[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而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illegible]同來一[illegible]靜』

◻上海 妓 花寶玉◻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